

第十六回 謫官憐女 還珠見母

詩曰：

讒言可畏比豺狼，誤聽枉將骨肉傷。

雪後見尸分皂白，方知兒女更情長。

柯爺聽了小翠一番言語，由不得火高三丈，氣沖斗牛，大怒道：“賤人有這等事，這還了得！”便叫：“小翠引路，隨我到花園去。”小翠年輕，不知世事，秀林與蔣公子通奸，並不瞞他。今日合該事敗，向柯爺直說出來。見柯爺大怒起來，他反唬得渾身亂抖，回說：“婢……婢子……子引路。”一氣出了房門，直奔廳上，過去乃是花園。纔到廳前，見家人柯榮在那廂掃地，忙叫：“柯榮！快喚進幾個有力的家人速來，同我到花園去。”柯榮不知什麼事，丟下笤帚，如飛趕出去，叫了柯華、柯富、柯貴等十幾個有力家丁進來，站在階下道：“老爺有何分付？”柯爺道：“你們著幾個守定後花園門口，不許放走一人；著幾個帶了繩子、馬鞭，速速隨我到花園裏去。”眾家丁答應，各去拿了家伙，即隨柯爺到了花園門口，分付幾個家丁，速到花園後門，用心把住，如放走一人，即以家法重處！家丁分一半去了，留一半在柯爺後面跟隨，悄悄而來。

柯爺不許小翠聲張，到了玻璃廳前，小翠指了一指，柯爺把嘴一努，小翠退後，柯爺站在外面潛聽。先是氣喘吁吁，後又聽見秀林說：“保佑那老獸物早早死了，我嫁了你做長久夫妻，豈不遂了奴一生心願！”再聽見一個男人聲音道：“你即要老獸物早死，情願隨我，明日我帶一服砒霜來，你早晚留心，放在他飲食內，擺布死了他，豈不爽快！”秀林道：“奴為你弄死了這老獸物，你不要忘了奴的恩情呀！”柯爺句句聽得明白，免不得怒氣填胸，搶過家人手中一個馬鞭，大叫：“賤人！做得好事！”一聲吆喝，打進廳來，後面家人一擁進去，只唬得蔣國鑾與秀林渾身寸絲俱無，急急跳下榻來，要想逃命。那知四處俱有家人把住，不得出去。秀林早被柯爺幾鞭，打得滿地亂滾，一面打著一面罵道：“好大膽的狠心淫婦！你瞞著我私下偷漢子，還要與孤老算計我的老性命。你這淫婦的心，可狠不狠！”說著又是幾馬鞭子，打得秀林亂哭亂叫，哀求道：“這是賤妾一時該死，被人引誘做錯了事。還念妾為老爺生下一子傳宗接代，饒恕我罷，下次再不敢了。”秀林說完，被柯爺一口啐道：“只消你偷孤老一次，我一頂綠帽子就戴穩了。只怕饒了你，你未必肯饒我。我此刻也不與你多言。”分付家丁：“將這賤人捆起來！”家丁答應，把秀林捆了，摺在一旁。

國鑾正在那裏兩手抱肩，跪在地下，見秀林被打得那般光景，又是疼惜秀林，又是自己害怕，心中好不懊悔道：“家中妹子死還未收殮，爹爹叫我等刑部相驗。我一時痰迷心竅，把家中正經事不去做，反撞到這個石灰籠裏來。豈不是今日該倒運了！我又是一人獨自出來的，外無救兵，又無人通信家去，這事怎麼好？”正在那裏憂疑，早被柯爺抓過頭髮，先向他身上是一頓馬鞭，打得國鑾連聲“哎呀”，打畢，喝令跪下，道：“你這小雜種，王八羔子，姓甚名誰？家住哪裏？你從哪裏進來的？與賤人偷情有多少時了？快快實供，免受刑罰！若有半句支吾，叫你受用這馬鞭子！”國鑾到了此刻，也不隱瞞，便將何日與秀林偷情，今已年餘，總從花園後門進，“都有秀娘暗號，我方敢進來，這是我的實供。”柯爺喝聲：“小狗才！你說了半日，不說出姓名麼？”國鑾道：“我姓蔣，名國鑾，家父乃當朝首相，名叫文富。望看家父面上，饒了我罷。下次再不敢來了。”說罷，連連磕頭，哀求不已。柯爺冷笑幾聲道：“你就是那奸相生的小雜種！你說的好自在話。你家妹子被人強奸死了，你不出報仇，反來敗壞我家門風。且與賤人同謀，還要害我性命，卻饒你不得！”又是一頓馬鞭子，打得國鑾渾身青紫。也命家丁把國鑾捆起來。坐下心中一想，道：“這事張揚出去也是聲名不好，不如照依寶珠的辦法，滅其形跡，只分付家人，不許傳揚出去就是了。”

想定主意，此刻已有下午時候，他坐在玻璃廳上看著奸夫淫婦，過一會又把二人打一頓馬鞭出出氣。只等到黃昏以後，賞了眾家丁，酒飯已畢，將近更許，外邊夜靜無人，柯爺便命眾家丁抬了奸夫、淫婦開了後園門，自己押著在後，一直由御河邊行了幾里下來，仍到寶珠投江之所，速命家丁將奸夫、淫婦推下江去。眾家丁答應，狠命把奸夫、淫婦向江心一擲，只聽“拍通”一聲，一個風流公子受貪淫之報，一個害人妖精遭自害之報，俱赴波流，死於非命。柯爺方帶了家人回他花園，將後門緊閉。分付眾家人外面不許張揚，一一重賞家人。家人領了賞賜，大家也不言。詭說秀林跟人逃走，家醜不可外揚，亦不用通報衙門捕捉。又將小翠叫媒人領去賣了。這個信兒傳到夫人耳中，心下倒也歡喜，只是兒子鳴玉一聞此信，唬得魂不附體，每日哭啼啼，催著父親去找他母親，被柯爺大罵了幾場，鳴玉只好苦在心頭，無可如何。後來家中知道柯爺處死秀林的原由，夫人只是念佛道：“這是害我女兒寶珠的報應。”鳴玉知道母親死的兇信，每日痛哭不休，茶飯不吃。鬧得柯爺沒奈何，借了僧捨做了好些佛事超度他母親，鳴玉方纔罷了。這且不表。

再言蔣相自在朝中受了悶氣回府，心下郁郁不樂，又不能不遵旨辦理，即叫家丁去請公子來代小姐治理喪事。家丁四處去找公子，那裏有個公子影響。便問管門的：“可曾見公子出去麼？”門公回言：“沒有。”原來國鑾去私會秀林，都由後門出入，所以大門口的人總不知道。眾家丁見找不著公子，心下很慌，忙報與奸相知道。奸相聽說，大吃一驚。回去叫得力家人備辦衣衾棺木，代小姐收殮；一面差了百十個家丁，在四城內外去找。真是沸沸揚揚傳將出去。鬧了有一個多月，不見公子一些影響。急得奸相無法。淚隨血出。又報了五城兵馬司，差人延門緝訪，並在四城門出了招子，懸了重賞，俱如大石投水，哪個在龍王宮去找蔣國鑾？奸相也急得毫無主意，日日思想兒子、女兒，哭聲不止，也不能上朝，告假在府養病。此事只有鞏通政知道公子的去處，又不知戀著女色，不肯回來；又不知奸情被柯府識破遭了毒害。欲待稟明太師帶人前去硬搜，此事大關風化，又怕搜不出來，柯老也未必肯乾休。想來想去，想出一個主意來，暗暗打發自己家人在柯府門口去探聽。訪了好幾日下來，果然訪出一點消息，俱在疑似之間，又不好認真去告訴奸相。且奸相兒子的嫖路，都是通政引誘，這秀林一條路也是他在船上指引國鑾做出來的，怕得事弄大了有礙自己，雖明知此事，只好心中隱恨柯老。通政又仗著奸相的權力謀升御史。因自己是個言官，欲待劾奏宣學士，報他革去通政之仇，又怕天子不准，自己反要吃虧，只得拿柯老出氣，劾奏太僕柯直夫，年邁不勝其任，請旨罷職。果然這一道本奏上去准了下來。鞏固是代蔣公子報仇，到把宣爺、裴爺吃一大驚。柯爺自愛妾做出這一番醜事，心下都灰了，反憐惜起夫人，與甘氏到相好如初。又思想：“女兒之死，賤婢害之也。”雖有子鳴玉，因其母而惡其子，也無心在京做官。正打點告老辭朝，忽有這一道旨意，毫不介懷，便對夫人道：“老夫今既罷職回家，衙門是要讓的。但有一件大事未曾辦得，心中好不痛恨。”夫人道：“老爺有何事這等痛恨？”柯爺道：“可恨宣家小畜生，他的履歷上不填聘妻裴氏，反填柯氏。想女兒死後還被這小畜生污辱聲名，夫人你道可恨不可恨？”夫人已把女兒悲恨在心，明白

爺休要錯怪宣家姨侄，只怕他不填裴氏而填柯氏，其中事必有原故。老爺不可不細為思量。”柯爺聽了夫人一番言語，吃驚不小，道：“夫人此語令人不解。”夫人道：“老爺不用疑惑，只消到裴府去問司寇便知。”

柯爺聽說，恍然大悟。即刻起身，坐轎到裴府而來。早有門公進去通報，裴公忙出來迎接。柯爺入內見禮，分賓主坐定，家丁送茶。茶畢，裴爺道：“年兄去官，小弟心甚不平。”柯爺道：“老朽去官，到也不以為辱，只有一件不明之事，特來請問年兄。”裴爺道：“年兄有何事不明？望乞見教。”柯爺道：“宣登鰲乃年兄的令婿，是我做的媒，怎麼履歷上不填裴氏，而填柯氏，這是什麼原故？”裴爺也知他家秀林一段情由，病根已除，可因此一問，向他說明原故，借此使他父女骨肉團圓。想定主意，便道：“年兄，你家令媛或者尚在世間，與宣生聯了姻，故填柯氏，亦不為錯。”柯爺越發驚疑不定，道：“人死不能再生，這又是年兄耍我的話。”裴爺道：“你心中此刻可思想令媛見面麼？”柯爺聽說，流淚道：“一個自己親生女兒，怎麼不想？可惜想之無益。就是拙荆，為女兒都想出病來了。”裴爺道：“賢夫婦既思想女兒，小弟包管還你一個女兒。”柯爺驚喜如何？且看下文。

[返回 >> 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